

携李的慢甜

所谓甜,无非是苦的另一副面孔。

■魏丽敏

几乎每次有人写携李,微信里就会跳出好友的分享链接。从2010年起,整整16年,这果子像是我身上擦不掉的胎记。可这类文章,我多半只看一眼就划走。那些关于“琼浆玉液”“果中珍品”的辞藻,读起来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故事。毕竟,每年半个月的“身心折磨”过后,我是连提都懒得提它。那种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朋友劝我,你该写写携李。我说,别人写甜,我写的只有苦。而这苦,是为了衬出那一口来之不易的慢甜。

6月初,江南入梅的通知和母亲的电话几乎同时抵达。空气里开始弥漫那种黏腻的潮气,衣服晾不干,心情也仿佛长了一层霉斑。我打开高铁管家买票,点开顺丰App抢优惠券,动作熟练。这种匆忙的返乡,不像归宁,更像是一场救火。回到桐乡的第一件事,不是寒暄,而是“视察”果园:看个头,尝味道,判断糖度是否达到了那微妙的临界点。随后,那条常年沉睡的朋友圈被唤醒——“小工上线”,配图是最新采摘的、透着诱人色泽的携李。这张照片发出的同时,意味着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将生活在一种比梅雨还要沉闷的心情里。

我卖携李的初衷,随着“商业版图”的扩大,知情者甚多。爷爷在世时种了几棵携李,可惜他没赶上吃第一口熟透的果子就走了。后来奶奶接手,为了防止鸟啄,她斥“巨资”买了防鸟网,几百块对他们这代人而言是一笔极为心疼的支付。丰收那年,邻里亲朋送完后,看着一篮晶莹剔透的果子摊在竹匾里,渗出的汁水引来成群的蚂蚁和苍蝇,最后只能一匾一匾倒掉。那份心疼,逼得她动了去路边摆摊的念头。那时的她七十好几了,头发花白,步履蹒跚。我不忍,便接过了这“烫手山芋”,这一接,就是十几年。

此前的十多年,我一直在杭州,家人远在桐乡。既是做生意,便容不得半点马虎,品质是把死扣。既然我远在杭州,只能将母亲拉入这个“草台班子”。我负责线上的订单与客服,母亲负责果园的采摘与选果,父亲则负责将一箱箱鲜果送往快递点,形成一条勉强运转的流水线。

而远程指挥的结果,常常是鸡同鸭讲。父母亲虽然会使用智能手机,除了刷个抖音,感觉哪都不顺手,让拍个快递单,二维码都是重影,真是连填个快递单都能整出情绪……为了稳住这脆弱的阵脚,我只能每周五下班后匆匆赶回桐乡。

有一年,父亲看是老客户,想着人家自己吃,便在足斤足两之后,又用小一点的果子将纸箱里的缝隙填满,觉得这样实在。但他忘了,人家之前下的多单是要直接发货送朋友的,包装必须统一美观。客户收到货后,以为所有的礼品箱都是大小混杂,信任感瞬间崩塌。再多事后的解释,都不如事先的告知。我只得买火车票回桐乡,亲自盯着后续的发货,每一单出去都照片发给对方确认……

吐不完的苦水,可每年6月,朋友圈依旧准时叫卖。图什么呢?图钱吗?其实有些年份,卖出去的还没我送出去的多。为了不让老人失落,我偷偷将钱补到销售额里,假装生意兴隆。这笔糊涂账,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真正的成本,从来不在账本上。它是过年时,别人走亲访友,母亲却在果园握着桑剪,指尖被寒风吹得干裂出血;是夜色里,别人下班回家,母亲却提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去给果树施肥,裤管里灌满了凉意;是4月间,别人赏花踏青,母亲却蹲在树下狠心掐果,把那些青嫩的希望捏碎在脚边——如果不舍得疏果,最后的果子就会长不大,甜度不够。那是一种带着痛感的修剪;那是凌晨四五点,当城市还在沉睡,母亲却已浑身湿透地摘下一颗颗浆果,露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浸透了她的衣衫。这几天,梅雨连绵,露水重得能拧出水,我只能几盒几盒地给她买霍香正气水。我跟母亲开玩笑:“什么时候人家找你做个代言就好了,省点药钱。”这一颗颗果子,在抵达我的朋友圈之前,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熬过来的。

前几年,新农村建设,老房子推倒重建,暂时没了临地的住处。母亲怕果子被偷,半夜去守果园。因为之前有一年,一夜之间,果园一片素净,连青果都不剩,我取消订单是小事,可那空荡荡的果树里有父母母亲无力安放的失落,是庄稼人面对窃贼时的无力。第二年的一个雨夜,母亲竟然偷偷带着几根木棍和一点塑料布搭了个简易工棚静坐在那守到凌晨……听起来像要钱不要命,我以前总爱数落她,但随着年岁增长,忽然好像懂了,那是农民对土地最笨拙的执念。

在清晨睡眼朦胧中,母亲忽然来电,说今日果多。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私信那些花期时曾叮嘱我“结果时告知”的人,对话

看,也有些耀眼。身影在光斑间一阵穿梭,便进了国际友好园。

这里,绣球迷离的花序,谢幕在即。紫薇大半还是绿叶子,枝头没开几朵花,躯干光滑而扭曲,挠一下,指尖都泛起痒痒。木槿花一朵接一朵开了,花少叶多,零星缀在葳蕤枝头。大多花朵是匀称的钟形,五片倒卵花瓣以覆瓦状螺旋围合,把花冠兜得很像是一只小喇叭,内里那根明黄的雄蕊直直探出来,沐浴着阳光。也有不少的,花瓣重重叠叠,形态饱满,好似牡丹花,而个头还比芍药花要小些。至于色彩,纷繁得很——红的、粉的、白的,甚至还有颜色混杂的,朵朵都铺展着绚丽。还是苞蕾的,鼓鼓囊囊,情意绵绵地夹在绿叶与花朵之间。而一个个完整脱落的闭合“断头花”,像一把把收拢折叠的微型花伞,三三两两卧在草坪上。

正在出神,妻靠近问我——十来分钟了,你愣着干嘛!从小就看的槿杞柳花,怎么还没看够?

其实,那会儿,我正边看边拍还边想着——木槿单朵花与整株花的绽放,该如何描述才妥帖?

都说木槿的单朵花是“朝开暮落”:早上开放,夜晚凋谢。而整株的花期却很长,从仲夏一直绵延至中秋,新花逐日盛开,如同一场生命接力。但也有说,现在的木槿品种繁多,既有不在清晨开的,还有晚上合拢,一两日后才会落的,反正已经不能一概而论。若要我说,这花全是早晨刚开,实在

框有时会是一片沉默。那种感觉,像极了强卖,本地话叫“旧荡荡”,但我依旧只能继续。

每次从高铁站回市区的路上,车子穿过乌镇南大道,总能看见那些在闷热的雨夜里依旧守着摊位的人。昏黄的路灯下,他们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是几筐卖相并不好的果蔬,任凭雨水把衣衫彻底打透,像是一尊尊被遗忘的雕塑。我不想写同情,同情太轻浮,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我想写的是“伤农”——那种明明拼尽了全力,却还是被天气、被行情、被运输、被误解一点点磨损掉力气的无力感。他们的沉默,和母亲坐在塑料棚里的沉默是一样的。这沉默里,藏着一个品种的生死。

携李,这个在《春秋》里就有记载的古地名,也是吴越争霸的古战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携李之战”,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然而,比起金戈铁马的历史,携李作为果子的命运更为坎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产量低、难伺候,它在桐乡几乎濒临灭绝,全村一度只剩13棵老树。1985年,整个浙江省全年只产出了24颗携李。直到后来,经过农技人员的抢救,它才勉强延续了香火。

正如清代朱梦仙在《携李谱》中所言:“栽植之区,约只三十方里。移植远者,其味即逝。”这种“迁地弗良”的特性,让携李的甜变得愈发稀缺和珍贵。它不像西瓜那样干脆,也不像荔枝那样浓烈。它的甜,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酒香,必须屏气凝神,才能在那绵软的果肉里,捕捉到一丝滑过喉间的蜜意。

想起有时候给学生讲共情。他们笔下写着“珍惜粮食”,字迹工整,立意高远,却总是隔着一层玻璃。他们知道“汗滴禾下土”,却不知道汗水流进眼睛里有多辣,那种咸涩的刺痛感会逼出眼泪;他们知道“粒粒皆辛苦”,却不知道那个“苦”字,是蚂蟥叮在腿肚子上吸血时的钻心,是稻叶边缘像锯子一样划破手指时的刺痛,是腰酸到直不起身时只能跪在泥里往前挪的无奈。我给他们讲我年少时种田、割稻的事。我知道他们只当那是遥远的“农家乐”,是作文里用来凑字数的素材。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当你弯下腰,脸贴着发烫的泥土,呼吸里全是植物腐烂和烈日暴晒混合的味道时,你对这一颗米、一颗果的敬畏,是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

所谓甜,无非是苦的另一副面孔。正如它闯入历史的初次亮相,来源本身就带着苦。我们习惯了在安稳的日子里赞美它的甜,却不该忘记,这唇齿间的慢甜,原是那漫长苦涩的留存。

一口携李的慢甜,在舌尖化开的瞬间,那股甜意确实能驱散江南的潮湿与阴霾。可这甜哪是白来的?

苦尽,方得这一口携李的慢甜。只是这苦太沉,总被那转瞬即逝的甜轻易盖过。而我,不过是想在6月替这份沉默说一句话。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白发数茎青衫旧

我似乎触摸到了他的体肤,感受到了他的脉动。

■陈仲明

文人大多有青史留名的念想。然而,那些留在方志上的名,却又常常如同一个符号,冷冰冰的。

光绪《诸暨县志·职官表》载,清康熙间教谕张曾提,海宁人。如此而已。

聚斯堂《黄氏家谱》载其《子才公赞》,署曰“举人。暨邑教谕”,这就大大缩小了搜索范围。查道光《海宁州志·选举》,知为康熙十七年举人,又有传列入“循吏”,谓“历严州教授,迁溧阳知县”。光绪《严州府志》曰“康熙六十一年任”;光绪《溧阳县志》曰“雍正五年任,六年四月告休”,有点烈士暮年、壮心不得不已的味道。其传则曰,溧阳衙吏每当知县更替时,都会借校核斛斛之名,多征百姓钱粮。张知县还没到县,就张贴告示,禁止这一做法。

于诸暨而言,一位学官,能找到这么些已属不易。然读过县志的,都会感觉到方志人物传的千篇一律,记一二事贴个好官的标签。用今天的话说,这不是他该做的事吗?至此,他还是上墙表上的名录,再多也就是个官祠里的画像。

好在还有诗集《何求集》。窃谓这三个字,比州志本传所谓“解组归,耄而好学,手编所著诗文”更为传神。

可惜所收之诗止于己丑(康熙三十八年),尚不涉及其官场生涯,但毫不影响我浏览该集的兴致。

明清两代,越来越多的岁贡出任县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随着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进士、举人还有更多重要岗位等着他们。在《儒林外史》里,本来叫范进“现世宝”的老丈人,马上改口为“姑老爷”。现实中,要实授官职,还有许多路要走,或者说许多关节要打通。要不,中举后二十一

年,张氏怎么也连个教谕都没当上?

当然,这跟他求取更高功名有关。“举人”两字,是他们心头的痛。浏览《何求集》,我关注的是他的科途。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点是壬戌(康熙二十一年),这一年有诗《下第赠曹日亭查颢颜》。三年后的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有《乙丑都门候榜偶占》《下第寄内》《乙丑阅落卷》。戊辰(康熙二十七年),大概连诗都没心情写了,但此前一年有《丁卯入都寄内》。又三年,有《阅辛未试录》,试录,简单来说,就是优秀答卷。这一年,他也参加了。

如果算上中举次年(己未,康熙十八年)那次,这十二年,他参加了五次会试——这可不是我瞎猜的,《阅辛未试录》首句曰“春风一纪看星回”,自注道:“自己未迄今辛未。”此后,或就认命了,至壬申(康熙三十一年),他已年届不惑,有《壬申康熙子虚度四十奚通迹武林屏绝人事漫成四律纪之》。

落第后写诗,未免自嘲。《下第赠曹日亭查颢颜》有句曰:“问我只应慙(意同慙)运拙,如君翻合恨才多。”你们在怨自己才气冒泡,而我却老是差一点运气。《下第寄内》则曰:“梅子黄时蕉叶碎,挑灯好侍夜来郎。”我想,他一定读过宋人笔记《南部新书》所录之诗,是屡试不举的杜羔收到老婆写的讥讽诗:“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说“慙运拙”,也不算全为自己开脱。其《乙丑阅落卷》诗(阅落卷,即未中进士者查看试卷,有点像今天的考生不信自己的考分去复核)曰:“频年歌哭竟何庸,暗里机关未使通。一字吾师迷鹿马,半生天意混鱼龙。珠还合浦终成隐,石在他山未许攻。玩铁幸经指点后,不知金铁总销融。”诗不算难懂,所用典故都是常见的,但真领会、来释事,总差那么点意思。所幸诗末有注曰:“是科危得之矣,以誊录讹写一字见黜。”就是说,这次几乎就要成进士了,因为誊录(彼时科举保密制度之一,由专人抄写成副本,避免考官认出笔迹)时错了一个字,还是被剔除了。你说冤不冤?

诗题中多次出现“皖署”“歙寓”“句曲署”“陶署”等词眼。胸,即临胸,这里是他兄长当官的地方,有诗《自胸入都谢别容轩五兄》为证。《海宁州志》有载:“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张曾裕,号容轩。”光绪《临胸县志》亦载:“张氏于康熙三十四年任知县。”歙县、句容亦无其任职之载,会不会是他苟为幕宾之地?

兜了这么大大个圈,还是未能确定其任诸暨教谕的时间,但我似乎触摸到了他的体肤,感受到了他的脉动。

再解释一句,文题来自张氏《将入都呈慈大人》中“数茎残白发,几载旧青衫”之句。

(作者为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会长)

仲夏之月,木槿荣

新花逐日盛开,如同一场生命接力。

■山里人

当蝉鸣始把日子拖得悠长时,夏天便走过了一半。此时,阳光又添了几分焦灼,连风都裹着热浪,而有那么一股风,依旧将“花信”送往四面八方。

估摸妻子收到了信,她与往常一样问我,近来可忙?想不想去嘉兴?不消说,妻回娘家,再忙也得陪同。若再往南湖转悠转悠,到了晚上洗洗就睡,一夜无梦,这河清海晏,岁月静好,岂能不亦乐乎?

日子定在周六,因为越是往后,天气就越发热。是日一早,被鸟儿吵醒的我,起了一下就睡意全无。心说,不会因为要到嘉兴而激动吧,应该跟年龄有关。醒着,人躺在床上,可是心在盘算行程。

迎着晨光,来到南湖。在满眼绿意里,湖畔夏花开得正盛,多姿多彩,一片蓬勃,尤其画舫的初心红、石榴的烈焰红,格外醒目。无奈车流密集,沿湖慢行绕了一大圈,临时起意,决定去植物园,因那里车位还有空余。

从南门进园,但见植被茂密,乔木浓荫蔽日,灌木苍翠欲滴,草地茵茵,飞花点翠,荷花及睡莲,花瓣舒展……完全担得起园名“植物”两字。

林荫下,从枝叶间漏下的阳光,有些好

不敢给打包票,至少这么以为,疑窦甚多,毕竟我们快九点钟了才到园里,看到的花也都开了的,所以眼前只按书上所说的来写。

《诗经》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诗中的“舜华”,就是木槿花,且已经美了三千年。又《礼记·月令》有云:“仲夏之月,木槿荣。”这指的是月令里的木槿。在陆游祖父陆佃的《埤雅》中,载有“木槿朝生夕陨,一名舜”,因其生命短暂,故而“舜”取“瞬”之意。而李时珍诠释得更为透彻,曾言:“此花朝开暮落,故名曰及。曰槿,曰舜,仅荣华一瞬之义也。”

再有诸多相关木槿的诗句,如李商隐的《槿花》曰:“可怜荣落在朝昏。”叹惜红颜易老;明代《木槿花歌》曰:“朝见花开暮见落,人生反覆亦相若。”换言之,木槿花,一天即一生,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到了植物园外头,和妻子仍在忆说槿杞柳与篱笆花。生命力如杨柳般的木槿,扦插极易成活,次年就成篱笆。妻子娘家曾经的菜园就用槿杞柳围的,既挡得鸡鸭,又自成风景。我曾见过田埂边头长的槿杞柳,粉白花朵,向阳而开,什么也不争,只衬着合穗,很是上镜。

经秦溪,沿途有木槿吹着小喇叭。因想起李渔的《闲情偶寄》,故以内中文字——“木槿者,花之现身说法以傲愚蒙者也。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睹木槿而能知戒”结尾。

(作者为公务员)

这条「文艺路」

携李路上,从冬到春,有错落有致的粉樱,有书声琅琅的学校。

■俞慧芳

国画班下课,我驾车行驶在长水高架,雨刮器左右晃出前车尾灯,似长龙,车窗外,吹来夏天的风,夹着雨丝,仿佛穿越时光,忽有坐在书画船上,行驶于长水塘的感觉,前车闪烁的尾灯,似昔日长水塘里,南来北往运输书画、项元汴接送文人船上的烛灯。只是现代汽车的快速,取代昔日船只的慢行。

到家,较之白天的通勤路线,少十余分钟。虽然省时,却少了那条“文艺路”的气息,那是我自已取的,或许也是唯我一人意

会的通勤路。

这条“文艺路”,沿途美景纷呈,不时会有文史浮现。

携李路上,从冬到春,有错落有致的粉樱,有书声琅琅的学校。“携李路”三个字,常让我心头涌上悠悠古韵,想起范蠡西施途经携李之地的故事,想起那枚留有指甲印的果子;商务大道左转,可见城市腹地的那片麦田,金黄麦浪翻涌时,我常想到嘉禾墩的那枝瑞稻,曾有“停车坐爱麦浪晨”的雅兴;春日的纺工路,樱花谷的粉樱花瓣,纷飞到车上当挡风玻璃上,犹如粉蝶戏我,左转至由拳路,联想到秦始皇为破王气,十万囚徒累不堪而名的“囚倦”,后为“由拳”的故事。

回家进书房,桌上与地面摆放着我平日临摹的字画习作,书桌一侧,摆放着2026年丰子恺岁时历,每幅画侧配有内容对应的小诗,将江南烟雨和人间温情,尽数体现。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瞬间被熟悉的场景,直抵心底的气韵触动,沉醉在江南的夜色里,也想作画。

旋即拿出宣纸与笔墨。翻出《南湖题咏》的“嘉禾八景”,但画与字太小,无法临摹,请豆包给出晚清清华的《山晴水明图》,喜欢这画的意境,远山青淡,修竹环生,一对友人相见于桥上,令我置身于清朗、闲适、幽静的境地。左上角的小诗特别贴己:“山路苍茫风日晴,相逢溪上话幽情;地多水竹琴宜鼓,水气空明竹气清。”

于我而言,江南的文脉,不只是留存在历代名人的字画书卷里,更是在我的烟火日常、点滴生活中。感慨自己一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沉浸于诗书画茶声乐之中;临摹赵孟頫的字,习作吴镇的画,在合唱团唱响《勇气》。小小个体的这份热爱,正是嘉兴这座城市文化底蕴代代传承的生动缩影。

走出书房,携李、长水、由拳和禾兴这几个字仿佛凸显在眼前,这是我上下班通勤路的路名,更是嘉兴这座沉淀深厚底蕴醉江南的城市,从远古精进而来的城市名称。

(作者为医务工作者)

